

吴文英词作鉴赏

吴文英是南宋的一位奇才雅士，但他一生政治不得志，终志只能将满腹经纶寄之于词曲。即便如此，世人也多认识不到他的惊才绝艳。本篇原有小题，曰“陪庾幕诸公游灵岩”。庾幕是指提举常平仓的官衙中的幕友西宾。灵岩山，在苏州西，以吴王夫差的遗迹而有盛名。

这首词，通篇以一个“幻”字为眼目，借叙写吴越之争的史事写时世的兴亡和自己的一腔悲慨。由此字生发全篇，词笔如波似云，令人莫测其思。读来令人瞠目称怪。

开篇几句，向为选注家点断为“渺空烟四远，是何年、青天坠长星？”这是因为拘泥于现代“语法”而不了解汉文音律的缘故。词原本是音乐文学，当时一篇写就，立付歌坛，所以以原谱音律节奏为最要之“句逗”，然而长调长句中，又往往会有一二处文义断连顿挫的地方，本来可以恰好与音律相合亦不妨小小变通旋斡，而非机械得如同读断“散文”、“白话”一般。以世俗的“常识”而推，时、空二间，必须有

· 425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所区分，不可混语。故“四远”为“渺空烟”之事，

必属上连；而“何年”乃“坠长星”之事，允宜下缀。实际上，在吴文英的意念理路上，时间与空间原本是不必明确区分的，二者完全可以错综交织在一起。如此处梦窗先则纵目空烟杳渺，环望无垠——此“四远”也，空间也，然而却又同时驰想：与如彼之遥远难名的空间相伴者，正是一种荒古难名的时间。所以眼睛看见无边的空间，就能悟到没有开头的远古时代——于是乃设问云：此茫茫何处，渺渺何年，不知如何遂出此灵岩？莫非坠自青天之一巨星乎？而由此坠星，遂幻出种种景象与事相；“幻”字，在这里指的应是幻化而生的意思。灵岩山上，乃幻化出苍崖古木，以及云霭烟霞……，乃更幻化出美人的“藏娇”之金屋，霸王盘踞的宫城。至此，才从容地将主题烘托而出。笔似十分暇豫，然而主题一经引出，便乘势而下，笔笔勾勒，笔笔皴染，亦即笔笔逼进，生出层层“幻”境，呈现于读者面前。

以下以“采香泾”再展想象的历史图画：采香泾乃是吴王宫女采集香料的地方，一水其直如箭，故又名箭泾。宫中脂粉，流到宫外，以至溪流皆为之“腻”，语意出自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：“渭流涨腻，
· 425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弃脂水也。”这是脱化古人，不足为奇，足以为奇者，

箭泾而续之以酸风射眼，膩水而系之以染花腥，遂将古史前尘，与目中实境（酸风，秋日凉冷之风）幻而为一，不知其古耶今耶？感慨系之。“花腥”二字尤为奇怪，大概是说吴宫美女，脂粉成河，流出宫墙，不仅使所浇灌的山花染着脂粉之香气，而且还带有人体的“腥”味。

再下，又以“响屧廊”的典故增一层皴染。相传吴王筑此廊，“令足底木空声彻，西施着木屐行经廊上，辄生妙响。”词人置身廊间，妙响已杳，而廊前的木叶，在酸风的吹拂下，飒飒然别是一番滋味——当日之“双鸳”（美人所着鸳屐），此时之万叶，不知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幻？又不禁感慨系之矣！

词人那变幻无端的笔法，在给读者展现出一个幻景丛叠的意境后，适时一束，自然地过渡而下。

过片另换一种笔调，看上去仿佛是大发议论，实际上仍在抒发感慨之情。其中意味大概是说：吴越争雄，越王勾践为了报仇，使美人计，派范蠡进西施于夫差，夫差被她迷惑之，其国于是灭亡，越仇得报。然而什么是范氏功成的真正原因？回答是：吴王的沉醉。假如他能不耽沉醉，范氏怎么能功成而遁归五湖，

· 425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以垂钩游玩来庆祝吴的灭亡呢？所以不是勾践范蠡有

能，而是夫差甘愿乐为的结果！醒醒（平声如“星”），与“沉醉”对映。——为昏迷不国者下一当头棒喝。真是可悲。

古事已逝现在又当如何？欲问苍波（五湖——说即太湖），而苍波无语。终究谁能回答？水似无情，山又何若？回答说：山亦笑人——山之青永永，人之发斑斑矣。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欤？抑古往今来，山青水苍，人事自不改其覆辙乎？这一疑问，最终仍是未能解开。

倚危阑，眺澄景，见沧波巨浸，涵溶碧落，直到归鸦争树，斜照沉汀，一切幻境沉思，重新回归现实，不禁百端交集。“送乱鸦斜日落渔汀”，是一篇之警策，全幅之精神。一“送”字，尤为神笔！

至此，从“五湖”起，写“苍波”，写“山青（山者，水之对也）”，写“渔汀”，写“涵空（空亦水之对也）”，笔笔皆在水上萦注，“问苍波”，何等味厚，何等意永，含咏不尽。

还有一点必须说明：乱鸦斜日，可以说是写实，但若说是比兴，也觉相宜。大抵高手遣辞，都是手法超妙，涵义丰盈。

· 425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一结更归振爽。琴台，在灵岩，本地风光。连呼

酒，一派豪气可见。秋与云平，更为奇绝。在词人意中，“秋”亦是一“实体”，既可以“移动坐标”，也可以“计量”，所以说一登琴台最高处，才觉得刚才的阑干，不足为高，等到更上层楼，直近云霄，才发现“秋”与云乃在同等“高度”。用现在的话说，“云有多高，秋就有多高！”高秋自古即为时序之堪舒望眼，亦自古为文士之悲慨难置。旷远高明，又复低徊宛转，如此，此篇之词境，也真可谓是奇境了。

新雁过妆杰

吴文英

梦醒芙蓉。

风檐近、浑疑佩玉丁东。

翠微流水，

都是惜别行踪。

宋玉秋花相比瘦，

· 425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赋情更苦似秋浓。

小黄昏，绀云暮合，

不见征鸿。

宜城当时放客，

认燕泥旧迹，

返照楼空。

夜阑心事，
灯外败壁哀蛩。
江寒夜枫怨落，
怕流作题情肠断红。
行云远，
料淡蛾人在，
秋香月中。

· 425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吴文英词作鉴赏

这首词是作者为追忆逝去的爱妾所作，因此妾去
在夏秋之际，所以每当此季，作者的思念之情便愈重，
此词便是这种情结的显露。

“梦醒芙蓉。风檐近、浑疑佩玉丁东。”三句描
写词人睡梦中被风檐间铁马之声惊醒，还以为是所思
之人的佩玉丁东作响呢！“芙蓉”用在这里借以点明
时令亦为词句增添了色彩。“佩玉丁东”不仅令人联
想到玉佩和鸣的清脆的音响，而且还可由此及于佩带
此玉之人。“已闻佩响知腰细”，词人所思之人一定是
非常美丽。开篇几句就语简意丰地描绘出一幅有声有
色的美妙画卷。“翠微流水，都是惜别行踪”。这二
句描写当初分别之处。“翠微”指青山。此言妾从此
去，这里的山山水水都记录着她的行踪并为她惋惜。

山静止不动以喻居者，流水一去不返而喻行者。绿水青山，词人独寻遗迹，这又是另一幅图画。这两幅画面其实表现的都是词人的相思之苦。由此引出了“宋玉秋花相比瘦，赋情更苦似秋浓”两句。词人借用李清照“人比黄花瘦”来形容宋玉。而这里宋玉。而这

· 425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里宋玉只不过是陪衬“赋情”一句，意在说自己还不如他，除了落拓不偶外，所爱之人又离去，所以比他悲秋更苦几分。“小黄昏，绀云暮合，不见征鸿。”这三句是具体描写了自己的赋情之苦后，又给读者展现了另外一个画面。黄昏将近，暮云满天，天色已晚，可征鸿却始终没有出现。“征鸿”照应前面的“秋”字，此句也暗示去妾毫无音讯。词中没有写自己，但和“翠微流水”二句一样，在这个沉寂的画面中是有一位怀着无限企盼之情的主人公的。这写景的三句更进一步补足上面所说的“赋情之苦”。

“宜城当时放客，认燕泥旧迹，返照楼空。”

点明了写此词的原因。“宜城”借唐朝柳浑以自指，“客”借琴客以指去姬。柳浑因自己年老而让爱妾琴客另嫁他人，当时传为美谈。词人在这只是借用。

“认燕泥旧迹，返照楼空”二句描写燕子去后，空余旧迹，夕阳返照，射入空楼的情景，藉以表现“燕子

楼空，佳人何在？”这里暗用燕子楼典，是藉此表现自己对去妾的感情生死不渝。“夜阑心事，灯外败壁寒蛩。”“夜阑”，夜深，“败壁”点明自己生活潦倒，“寒蛩”点明时令。思人之苦，夜深愈甚，萧瑟的秋风吹进败壁，送来了寒蛩之声，这更增加了凄凉的气氛。

· 425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氛。从这两句的描述仿佛可以看到如豆的灯光照着这位不能入睡的词人，灯影之外却是残墙败壁以及寒蛩交鸣的漆黑的田野。“江寒夜枫怨落，怕流作题情肠断红。”唐人崔信明的名句“枫落吴江冷”形象地描述了吴江深秋的景象，而这正是词人所居之地，也是去妾行踪所在，所以当他深秋怀人时必然会联想到吴江的枫叶也要飘落了，词人用了“怨落”一词，给枫叶涂上了几许感情色彩。从“落枫”又进一步联想到怨女传情时的红叶题诗。去妾恐怕也会在红叶上题诗表达对词人的思念吧？结句由揣测进一步料想，语气也愈趋肯。“行云，料淡蛾人在，秋香月中。”

“行云远”用阳台典故，暗示去妾已远。“淡蛾人”指去妾，张祜有“淡扫蛾眉朝至尊”之句用来形容美丽的虢国夫人，这里是作者借用来形容去妾。此二句是对去妾处境的推想，他想象她一定也在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。词人没有直叙而只是描绘了一幅清冷悲凉

的画面，行云渐远，美丽的去妾在清寒而明亮的秋月之中，可望而不可及，两人相隔，如人间天上。结尾画面凄美，悲徊无已。

这首怀人词与以往有所不同，词人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，也不是按照空间顺序来描写对去妾的思念，

· 425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而是通过为读者描摹一幅幅与怀人有关的图画，来展示自己心中的相思之苦。这种笔法，给了读者仔细品味的余地，比直接抒情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打动读者的心，引起他们的共鸣。

夜 合 花

自鹤江入京，

泊葑门外有感

吴文英

柳螟河桥，莺晴台苑，

短策频惹春香。

当时夜泊，

温柔便入深乡。

词韵窄，酒杯长。

剪蜡花，

壶箭催忙。

共追游处，

· 425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凌波翠陌，
连棹横塘。
十年一梦凄凉。
似西湖燕去，
吴馆巢荒。
重来万感，
依前唤酒银罍。
溪雨急，
岸花狂。
趁残鸦，
飞过苍茫。
故人楼上，
凭谁指与，
芒草斜阳。

· 426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吴文英词作鉴赏

鹤江，即白鹤溪，在苏州西部。作者自白鹤溪坐船去南宋都城临安，途径苏州东城的葑门，并在此停泊。葑门外的溪流附近，是作者和他的苏州去妾曾经居住，同游之地，或许还是他们的定情之处，所以重经故地，唤起无限旧情，怀念之情无法自抑之中写下

了这首怀人词。

上片回忆过去，写团聚的欢乐。“柳暝河桥，莺晴台苑”，起两句用秀丽工巧的对偶句描写苏州美丽的春景，一“暝”字写尽河边桥畔杨柳的浓密娇柔之态；不直接说晴天台苑中的黄莺尽情啼啭，而径称之为“莺晴”，遣词造句极幽细。“短策频惹春香”，不明点出游，而屡携短策，自见作者多次出游；亦不正面写花开，而短策在路上频频沾惹春香，自能表明沿途春花盛开之状。上文写柳，这里又写花，丰富了春景，上文不点春字，这里补点，避免了重复。这一句从春景引出作者，又将由作者引出他所思念的人。

“当时夜泊，温柔便入深乡”，时、空、人的关系更有一个跳跃：从苏州较大的范围陡然缩小到葑桥附近，

· 426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从整个春日浓缩到一个夜晚，从独游扩展到两人同泊（或者竟是初次定情）。以“温柔乡”写男女爱情，本是习用词语，但用不好则容易落入陈套。高明的作者不连成一词用，而是把它拆开分别用在句首、句末，中间插入“便入”二字，以见情急事谐，插了“深”字，以见情挚梦甜，便显得精警有力，更能起化旧成新的作用。“词韵窄，酒杯长。剪蜡花，壶箭催忙。”写夜泊时的对饮。进入“温柔深乡”，这里不

单指双栖同宿，相对欢饮，也是情景之一。作者自是填词老手，精于声韵之学，却忽然嫌词的韵律狭窄束缚人，似乎不合常理，其实他并非真的感叹词体拘才难，而是强调两情欢洽，一时无法尽情抒写：烛花频剪，良宵苦短，时光飞逝，夜已经很深了。记时的壶箭移动本有定时，何能忙着相催？这也无非人因欢饮而忘却时间流逝之快，从而才有此错觉。这四句情节平常，但都曲一层说，便显得不平常。“共追游处，凌波翠陌，连棹横塘。”时、空关系又有变化，总忆两人互相追随的游踪：或在陆上翠陌，看她绰约轻行，犹如洛妃的“凌波微步”；或两人同舟连棹，游于苏州城西南的横塘一带。内容扩大了，又用对偶句把它集中描写，炼句与起笔当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· 426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下片写当今，亦即爱妾离去后的悲感。“十年一梦凄凉”，指出从欢聚到现在已时过“十年”，旧事早已化成“一梦”，自然的由欢乐转到“凄凉”。“似西湖燕去，吴馆巢荒”，互文对偶，以西湖、吴馆中的燕去巢荒，比喻自己与苏、杭二妾的生离死别，只有知道这些事情的才能明其所指。“重来万感，依前唤酒很罍。”“重来”照应上片的“当时”，“唤酒”照应上片的“酒杯长”，着以“万感”、“依前”，便觉今昔

事虽略同而情迥异，沉吟呜咽，凄怨欲绝。“溪雨急，岸花狂。趁残鸦，飞过苍茫”，是即目所见：急雨打击着溪面，岸花随风狂舞，无助的残鸦飞过“苍茫”的天空。眼中所见之景与心中之情同样的凄迷。情绪由凄怨渐入激动，笔调也由吞咽转为倾泻；情之变由怨之极，辞之变与情变相适应。急雨、飞花，出现在春末或夏初；“花”字上片不用，留在这里用；“残鸦”见出是黄昏而不是深夜，这些都是安排细致和不露针线痕迹之笔。“故人楼上，凭谁指与，芳草斜阳”，以景语结束叙事。在船上远望她旧时曾居住过的房屋，已人去楼空，到这里才点出“故人”，点出二人曾同住之地。事与地皆已无人可与共同指点，所以只能孤独自念，付诸痛啮心胸的回忆；“芳草斜阳”，

· 426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无形中更增添怀旧伤感之情，又更显示季节、时候。情绪由激动重回凄怨，笔调也由倾泻转回吞咽，借景物渲染，余情无限。

吴文英的词一向以“秾密”著称。这首词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较多，词句间虽不明用转接之辞，而脉络极清晰密致。可见其慢词风格也颇有特色。

点绛唇

越山见梅

吴文英

春未来时，酒携不到千岩路。

瘦还如许，晚色天寒处。

无限新愁，难对风前语。

行人去，暗消春素，

横笛空山暮。

· 426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吴文英词作鉴赏

吴梦窗的这首《点绛唇》着力之处既不在句法章法的光彩夺目，亦不在刻意追险求奇，一字一句皆出自天然。只是由于其立意之高、取径之远，使得这首词读来颇具灵性，处处流露出真实性情。体现了梦窗词清疏空灵的本色。

“春未来时，酒携不到千岩路。”起二语，从侧面着笔，所感甚大。春天还未到来时，人们自然不会携酒探春，更不会到这万壑千岩深处来。“千岩”，点题越山。时梦窗寓居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常游稽山，赏梅对雪，颇多词作。次句点出“酒”字，便流露微讽之意。“瘦还如许，晚色天寒处。”点题“见梅”。

“瘦”咏梅常语。本词谓“瘦还如许”，可见词人已非初次在此见梅。四字包含着无限轻怜细惜之意。作者在词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：梅花，仿佛一位

超凡脱俗的女郎，在千岩路畔，日暮天寒，悄立盈盈，满怀幽思。

这片二句，更推深一步。“无限新愁，难对风前语。”这新愁，到底是词人见到梅花后产生的愁绪呢？

· 426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还是说梅花在寂寞无主的环境中如有幽愁？在寒风吹拂下，相对更无一语。那里因为怕它化作千万片缤纷的落英，当然，更怕的还是才得相逢，离别之情尚未诉完又要别去。纵有无限的新愁旧绪，彼此也无法互倾心悱。古人咏花，多用“解语”故事，此词中活用又反用此意，尤觉婉曲动人，末三句转笔换意。“行人去，暗消春素，横笛空山暮。”这也是“无限新愁”的注脚。借咏花而注入人事，可说已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浑融境界。仔细品味个中情景，词人所眷恋的女郎的形象，已是呼之欲出。“春素”，指洁白的梅花，这里借喻女子素洁的形体。“暗消春素”，写梅花在春日里悄无声息地凋残，也喻女子为离愁而暗暗消减了容姿。咏梅诗词，多用闻笛故事。因为笛曲中有《梅花落》曲，听到声声横笛，回荡在空山暮色以之中，自然就联想到梅花的零落了。本词末三句所表现的是离索之思，蹉跎之恨，而又写得这样温婉浑厚，含蕴不尽，如同空山中回响的笛声，余音袅袅，给人们留

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。

· 426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踏 莎 行

吴文英

润玉笼绡，

檀樱倚扇。

绣圈犹带脂香浅。

榴心空叠舞裙红，

艾枝应压愁鬟乱。

午梦千山，

窗阴一箭。

香瘢新褪红丝腕。

隔江人在雨声中，

晚风菰叶生秋怨。

· 426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吴文英词作鉴赏

这首词是作者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姬的感梦

之作。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，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、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，并没给人以缥缈恍忽、迷离朦胧之感，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出是在写梦。

起头“润玉笼绡，檀樱倚扇。绣圈犹带脂香浅。”

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、樱唇、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、所持罗扇、所带绣花圈饰，从色、香、形态、衣裳、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。“榴心空叠舞裙红，艾枝应压愁鬟乱。”两句，以“舞裙”暗示其人的身份，以“愁鬟”借喻两地相思，以“榴心”、“艾枝”点明端午节令。上句的“空叠”二字，是感叹舞裙空置，推测此因无心歌舞；下句的“应压”二字，则瞥见发鬟散乱，想象其人应含深愁。

上片五句，句句写梦，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。直到下片换头，才以“午梦千山”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“午梦”。句中的“千山”二字，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。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，路途阻

· 426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隔，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。对下句“窗阴一箭”，前人大都解说为：慨叹光阴似箭，与梦中人分别已久。但这里的“一箭”，似指漏箭，如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，而是说刻漏移动之微。联系上句，作者写的是：梦中历尽千山万水，其实只是片刻光景。两句合起来，既深得梦的神理，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午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与时间的迷惘之感。

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，忽又承以“香瘢新褪红丝腕”一句，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，回想和补写梦